

她成了自己最痛恨的角色

慈溪“虐童案”后妈受审,她也有过同样不幸的童年,记者还原一个真实的“后妈”

如果从一个片段就能定义一个人,所有的事情都好办,但真相往往复杂。

今年年初,慈溪“虐童案”在网上被引爆后,作为一个3岁女孩的继母,24岁的贵州女子夏某身上被贴满“后妈”“恶毒”“惨无人道”的标签。这些印象来自于那个寒冷的清晨,小女孩赤身裸体在床头的遭遇,以及遍布她全身触目惊心的鞭痕和额头一大块未干的血渍。

昨天,慈溪法院开庭审理此案,夏某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。作为一个刻薄无情的后妈,终究应该被所有人唾弃,但有没有人想过,后妈到底是怎样变成后妈的,在被定义前,她经历过什么?

记者 胡珊 通讯员 魏溪

那天发生了什么?

在夏某看来,女儿小宝(化名)很安静,也很听话,带去上班的地方给个玩具可以一个人玩很久,比较好带,唯一的缺点是孩子不太爱说话,不会自己叫大小便,总是拉在裤子里,“平均每天都有两三次”。

1月19日晚上,小宝把大便拉在裤子里,夏某刚给她换了衣服。次日早上醒来,小宝又尿床了,这让夏某特别生气。

她让丈夫邓某去帮小宝拿衣服,其间脱了小宝的衣服,让她光溜溜地站在床边,以示惩戒。因为小宝哭泣不止,她越发心烦,顺手拿起身边的手机充电线和衣架,对小宝一顿乱抽。随后,她给小宝穿上了衣服,要求小宝自己穿裤子和鞋子。

小宝穿好了裤子,没能自己穿好鞋子,她怒火又上来了,抱起小宝,往地上放置的一个储物箱摔去,储物箱上有衣服,无法坐稳,导致小宝磕在储物箱上,头部着地。那一下特别重,在小宝额头上留下一大块血迹,当夏某将小宝抱起来放在凳子上时,发现孩子已经昏了过去。

这样的殴打不是第一次,但从没这么严重过。当时夏某慌了,赶紧给邓某打电话,让他回家。夫妻俩打了120,把小宝送往医院。为了掩饰夏某的殴打行为,邓某对急救医生谎称,孩子是溺水的,头部伤痕是在救护中不小心碰伤的。

可是急救的医生护士发现,小宝除了头部的伤痕,身上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鞭痕,不像是溺水导致的,而且伤势严重,很怀疑,便报了警。

她成了自己最痛恨的角色

在医院的急救室,有人将小宝的伤痕拍下来,发到了网上,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顿时引发网友们的愤怒声讨。

一开始邓某还对民警称,女儿是他打的,但他的说法跟急救医生的说法明显不符。由于小宝的伤情严重,后被转往杭州医院救治,两天后夏某承受不了心理压力,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。

在被羁押的日子里,她一直回想起自己小时候被继母惩罚的情景。“我从小就是受到这样的教育,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,进来后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”

尽管潜意识里,她在拿自己和继母作比较,可她坚决不承认自己跟继母是一样的,“我打了小宝后会心疼,但继母不会,她打我打得厉害得多。”

昨天,慈溪法院开庭审理此案,慈溪妇联和教育系统的100多名代表旁听了庭审,夏某多次在庭上泣不成声,对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。当主审法官问她,如果出去后丈夫和家人还能接纳她,她是否能做到给小宝更多关心和爱护时,夏某使劲点头,回答可以。

由于小宝的伤势为轻伤二级,夏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,但考虑到她有自首情节,而且取得了小宝父亲的谅解,最终法院决定对她判处拘役5个月。



小宝被打后在医院就诊。 网友拍摄

“后妈”有个灰涩的童年

1993年,夏某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的山村,1岁半时母亲死了,父亲常年在外打工,把她交给了奶奶照顾。

童年留给夏某最深的印象,就是在数个家庭中的寄养经历。

她跟着奶奶生活了一两年后,也就是3岁时,父亲将她带到新组建的家庭,因为继母不喜欢,转而又被送给了另一户人家寄养。

在这户人家生活了几年后,她又被送到了叔叔婶婶家,半年后再次被转寄到舅舅家,然后是姑姑家、伯伯家,其间断断续续也回过奶奶家,到过父亲的新家,每个家庭待的时间都不长。

人生中比较痛苦的事是,你有一些很糟糕的经历,但你不知道为什么

注定要经历这些。

辗转在如此多的寄养家庭,除了奶奶,家里的女主人对夏某而言都不是一个温暖的存在,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的继母。

“小时候继母曾把我的腿打断过,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打我。稍大一点,她还让我大雪天去外面割草、背柴,在家吃的都是剩菜剩饭,干完了家务活,才能读书。还记得7岁时,有一次,继母跟我爸吵架了,打了我,让我爸把我扔出去,结果我爸就把我扔出去了,那时是冬天,外面冰天雪地,继母让我在外面待了几个小时,连一条被子都没有给我。”夏某回忆起那些经历,脸上仍有一丝惊恐。

有过一段充斥暴力的婚姻

只有跟奶奶在一起的时间,才是夏某童年中少有的温馨时光。

然而,在夏某十五六岁时,一个远房的姑姑上门给她说了一门亲事。对象就是姑姑的儿子,大她8岁,在浙江东阳打工。见面第一眼夏某就不喜欢,觉得对方不可靠,但姑姑给奶奶下了几千元的聘礼,这门亲事就算成了。

虽说是结婚,但夏某跟第一任丈夫没办仪式,也没领证。婚后,她跟着丈夫来到东阳,帮对方煮饭做菜,一起生活了三四年,“日子过得不怎样。”

这段婚姻里,夏某共生了3个孩子,一个儿子、两个女儿,但丈夫对

她的态度并没有因此好一点。“他常常打我,不顺心打,喝醉了打,说错了话打。比如,我说他一句‘找一份工作做,对孩子好一点’,也会招来一顿拳打脚踢。”

“渐渐地,我觉得这并不是我要的生活。”

2014年,夏某在QQ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邓某,“聊了一段时间,我觉得两人很合得来。”

2014年11月,她跟邓某约在余姚见面,孤身一人从绍兴跑过来,第一次见面就觉得邓某可靠,住了下来。那时她父亲已经去世,邓某也是孤儿,两人有共同的人生经历,话题很多。

她坚持把继女接到身边

但她跟第一任还没有离婚。她跑了以后,第一任丈夫到处找她,她躲到了邓某的老家,第一任丈夫也找到邓某的老家,夏某觉得这样拖下去可能连累两个家庭,于是又跟着第一任丈夫回了婆家。“回婆家不到1个月,我又被打了,这次我下了决心要跟现在的老公在一起。”

2014年年底她办了离婚手续,2015年4月跟邓某领了证。第二段婚姻同样没有婚宴,但夏某觉得满意。

在和夏某结婚前,邓某也有过一段婚姻,有个3岁的女儿小宝。离婚后,邓某将小宝寄养在亲戚家。是夏某提出来,将小宝接到身边。“我提出来的时候,我老公还说带着一个小孩在身边,就意味着两个人没有办法同时出去工作了,是在我坚持下,他才把小宝接来的。”

“不怪她,我也有责任”

在中横线附近的一个村子里,记者找到了夏某和邓某同居的地方。那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,旁边有一大片的油菜花田,10多间房子围成一个封闭的院子,邻里间并不是特别熟悉。一名妇女告诉记者,事情发生后,孩子有一阵子没看到了。

联系上邓某问孩子的近况,邓某说,因为要打工,他没法照顾孩子,将孩子送回了老家。孩子伤势已经完全恢复。

邓某并不认同外界对夏某的看法:“我知道,她还是心疼孩子。孩子是她主张接过来的,接过来后,孩子的衣物鞋袜都是她买的,平时都是她在带,我看得出来,孩子也很黏她。前段时间,我给孩子打电话,问她想不想妈妈,孩子说想。”

“孩子接过来后,我们一家三口拍了很多在一起的照片,放在我和她的微信和QQ空间里,你可以去看看,照片里我们三个人都笑得特别幸福。”

“我们俩受教育的程度都不高,她也是山区里出来的孩子,可能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我们做得不对,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不爱孩子,以后的教育方式我们会改正,等她回来后,我和孩子一样会接纳她。”

■专家点评

原生家庭的影响巨大

宁波心理咨询治疗中心临床心理科负责人张子霖说,小时候经历过什么、原生家庭亲密关系怎样,会给每个人带来巨大的潜意识影响,无论怎样用理智修正,这种影响都不可避免。

可以看出,在童年和第一段婚姻中,夏某有过受虐的经历,她打小孩不是为了满足一种特殊的心理,而是不知道亲近的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,因此她会在施虐和受虐的两个极端间摇摆。

建议她的丈夫在她回归家庭后,如果发现夏某有施虐受虐的特征,尽可能地以一种柔和的方式提醒和制止,和她建立充分的沟通,平衡家庭关系;同时也希望夏某能多和其他同龄孩子的母亲沟通交流,学习如何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。